



“让恺撒的归恺撒”

——《你傲慢，我偏見》读后

林行止

《你傲慢，我偏見》

孔在齐 著

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

笔名孔在齐的鉴治兄，把他在“乐文集”的作品结集出书，选了其中一篇文章的题目为书目，就是《你傲慢，我偏見》。

曾听沈太太说，佐治（鉴治的英文名字）只要见到有文字的东西便不愿放过，无论单张巨制，都会盯着看下去……当时座上众友，笑而不语，多有会心。

也许是工作圈子的关系，认识不少钟情文字、喜欢看书的朋友，可是像佐治那样有条不紊、把几十年看书经验化为轻松笔墨，维持一个每周“说”书的专栏达两年而意犹未尽、陆续有来的，恐怕只他一个了。

东西地狱传佳音

前人读书写笔记，对于后来者研究学问，不无价值，可是大多乏味艰涩，令人望而生畏。佐治“闲话”看书，既不是报告体裁，也不是笔记形式，只是娓娓道来的“阅”历——从母亲替他挑选的《幼童文库》说起，自汉文

化的史前传说、神化故事，到日本的天照大神、希腊的荷马史诗、犹太人的旧约《圣经》、德国的……又从远古的水患说到惨烈的宗教战争，引出好几种宗教哲学及文学对生前死后地狱天堂的“各自表述”，把但丁《神曲》与京剧《目莲救母》的异“曲”同工相提并论，浓笔淡墨，地狱也传佳音！

神化无稽，却成了不同民族文化的灵泉，传说荒诞，有时比信史更形真实，传奇加入历史的长篇小说，是佐治小时候背着长辈悄悄从书橱取来娱乐的“不受家长鼓励系列”。演义题材的《三国》、《水浒》、《说唐全传》、《精忠岳传》和《江湖奇侠传》等等，纵使曾经令他废寝忘餐妨碍温习，可是因此而亲炙文字打造的民族英灵，不是“零落成泥碾作尘”的芳冢花魂，而是男儿铁血的“香如故”！

“家教”偏重背古文读《史记》，大学日子时兴的是中国新文学。《祥林嫂》公演，他从戏剧的故事闯进鲁迅先生的文字世界，然后又从树人先生的小说领域，走进改编为电影的



《你傲慢，我偏见》
一书作者沈肇治
(孔在齐)

《阿Q正传》。无论是课余阅读或是公余玩票，银幕上偶然客串一角“假洋鬼子”，给人留下一生“洋派”的印象，孰因孰果，不必细究，谈文说艺，令人醺然陶醉的，是出入于文字电影的生香活色！

原是地方戏曲“粉丝”(Fans)的佐治，解释昆曲《牡丹亭》因有工尺谱而古韵犹存，莎士比亚戏剧却因配乐“无谱”而难复原貌，那是只消三言两语的说明；至于西方文学剧作，配乐向有随时地变迁的风尚，解释“Optional Music”，便不能不搬动“名品”，如贝多芬的 *Egmont* T, 1788(剧作人歌德)、格里格(Edvard Grieg, 1843-1907)的 *Peer Gynt Suites*(剧作人易卜生)和门德尔松(Felix Mendelssohn-Bartholdy, 1809-1847)的《仲夏夜之梦》(剧作人莎士比亚)等等……“声”、“名”拉拢，读者豁然开朗，顿在字里行间变为“知”音……

把狄更斯的《圣诞颂歌》与杜甫、白居易写于冬至的七言绝律，来个“双拼”，中外节

日的情景，文字体裁的不同格局，交融交织，使笔者想起那次上佐治家作客，吃至中席，男主人施施然戴起一顶法国厨师的帽子，亲自下厨，为客人添上一碟小炒，不是要掠主厨之美，只是烘托盛情款客的色香味。饭后凝神，聆听沈太太蔡德允老师(佐治母亲)弹奏古琴，余音袅袅，记到如今。富书卷气家庭的一顿饭，其丰盛，又岂止于佳肴美饌！

人生乐趣 怎说好坏

“让恺撒的归恺撒，罗马的归罗马。”此一金句，广为变通，意义更远。比如说人品清高，其于懂得时务，并无抵触，沾染书香，更不等于嫌弃财富。熟读《圣经》的佐治写他对于《傲慢与偏见》的观感，便清楚地指出社会现实的穷富有别，而金钱乃是生活幸福、爱情美满的一个重要条件！一般人都会感到浊富难耐，而“人间美景今道是”——才子而富贵。

因为“书是知识的宝库”才去看书，功利心盖过忘机乐，纵有处事论学的才具，却仍然难有书卷气的韵致，至于视读书为高尚而轻薄其他，其人若非迂阔，便是傻瓜，富贵与读书未必挂钩，可是才子而无点墨，肯定骗人。笔者过去一直在报上追读这本结集的文章，因为喜欢它的内容和笔触，没有只字片言硬销看书好处，只因那是作者的生活趣味，就像园艺、弹琴、看戏，怎说好坏？

出于享受，通文得趣得文化传承便不是吃力的沉重包袱；变为嗜好，看书的顾盼中外，只是优化充实生活的举止。《你傲慢，我偏见》让人看到作者那份令人艳羡不已的“阅”历，没有半句吟风弄月，而才情高雅自在其中。